

相期無負平生

永懷梁實秋教授（一九八八年一月初刊·二〇〇三年二月重刊）

劉真（前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前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委員兼文化組主任）

教授提高學校地位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我正在南京立法院開會。一天，忽然接到臺灣省政府的電報，要我即刻到臺灣來，我乃經由上海搭乘中興輪於四月七日趕到臺北。過了兩天，我便接到省政府的聘書，要我接辦當時因鬧風潮正在停課中的省立師範學院。因為省府希望學校早日復課，我遂於四月十日，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匆促接事。

我到校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電報和託朋友向上海、桂林、廣州等處洽聘教授。其後大陸情勢逆轉，原在大陸各大學任教的教授，也有很多人陸續來臺。所以那年暑假，師院人事曾作大幅度的調整。不僅更換了九位系主任（共有十個系科），而且還新聘五十餘位教授。在這次調整人事之前，曾有人勸我慎重考慮，不要因此引起風波。我當時告訴這位朋友說：寧可為整頓學校而忍受譏評，決不因遷就環境而敷衍應付。

記得那時中華日報社長盧冠羣兄（留日同學）在看到師院發表的新聘的各系主任名單時，曾半開玩笑似的向我說：「這些大教授你能向

候得了嗎？」他的話中的涵意，乃是認為像我這

樣年紀輕（三十七歲）資望淺的校長請了這許多名教授（如楊亮功、劉季洪、梁實秋、陳可忠、黃君璧、溥儒等數十位），以後學校的行政工作是不大容易辦的。這位新聞界朋友的好意，我當然了解，可是我的看法却與他不盡相同。我當時曾向他說：我聘請教授是為學生着想，不是為我個人着想。教授先生們只要能把學生教好，縱使在學校行政上有什麼對我過不去，或與我個人意見不合，我以為都無關係。而且根據我以往的經驗，愈是好的教授愈易相處，因為他們的興趣只在教學和研究，是不願故意找學校負責人的麻煩的。由於當時師院確實聘請到很多第一流的教授，遂在短短的數年內，使一個原來默默無聞不受重視的培養師資的教育機構，逐漸成為自由中國頗享聲譽的學府。所以我常說：這不是學校提高了教授的地位，而是教授提高了學校的地位。

建立歷久彌堅友誼

我和梁實秋先生在大陸時，並不相識，不過他的著作，我却已拜讀甚多。民國三十八年七月

初，我在臺北報紙上看到梁實秋先生由廣州抵臺的消息，適巧當時的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陳雲屏先生也曾向我提及此事。我因對梁先生慕名已久，於是便帶着師院聘書，前往中山北路德惠街一號林挺生借給他住的臨時寓所，表示敦請他下學期到師院英語系教書的意思。我倆素昧生平，他見我如此誠意相邀，便當即收下聘書，一口應允。從這一天起，我們二人便開始建立了將近四十年歷久彌堅的友誼。

梁先生初到師院時，任英語系主任。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師院改制為師大。依照大學法規定，大學須設三個學院。於是便依師院原有十多個系科的性質，成立了文、理和教育三個學院，由梁實秋任文學院長，陳可忠任理學院長，田培林任教育學院院長。梁先生同時並兼英語系主任和英語研究所主任。

實秋在文學院長任內，創立了「英語教學中心」（民國四十四年）和「國語教學中心」（民國四十五年）。「英語教學中心」係師大與亞洲協會合作，由美國選派數位教師至此一中心任教，其主旨係在採用「密集的」教學方法，培養兼

具「讀、寫、聽、說」能力的中等學校英語師資。「國語教學中心」初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合作，後由師大自行辦理，以協助來臺外人學習華語為目標。此一中心現由師大校友李振清博士負責，每年外籍人士申請入學者極為踴躍，目前共有學生九百餘人。據說有些外國學生最初曾先往大陸學習華語，後來發現大陸不是理想的學習華語的地方，而且精神上受到中共政治體制的壓力太大，始決心改到臺灣學習華語，並經美國有關機構推薦，進入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此外，實秋在文學院內又創立了國文研究所和英語研究所。國文研究所先後由潘重規、高明兩教授主持，英語研究所則由他自兼主任。這兩個研究所於民國四十五年招生，不僅是當時臺灣各大學最早成立的研究所；而且國文研究所更首先開設了博士班。近年在美國夏威夷大學任教的羅錦堂校友，便是政府遷臺後由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的我國第一位文學博士。

所以在胡百華所編的「梁實秋先生簡譜初稿」中，曾有如下的一則譜文：

「民國五十五年（丙午、一九六六年）六十五歲

八月一日，申請自師大退休奉准。先生在師大服務十六年，成績所得而言者：（一）建立一年級英文統一考試制度，不及格者不能畢業。（二）編大一英文教科書，精選專業需要及英美當代之主流作品。（三）與亞洲協會合作，創立英語教學中心，採用新

式教學法及現代設備，為全台灣中上學校英語教育建立新標準。（四）開風氣之先，設立國語教學中心，訓練各國從事中國研究之學者，有助於六十年代以來全球研究華學之熱潮。（五）接受教育部長張曉峯建議，創立國文研究所，進一步鞏固台灣在國學研究上的地位。」（原載七十六年五月「聯合文學」第三卷第七期）

全力參與師大發展

實秋對師大的貢獻，當然不僅限於語文教育。從師院到師大，他在名義上雖只是文學院長、英語系主任和英語研究所主任；但由於他和師大及我個人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所以凡有關於大未來的發展與各項行政的措施，他無不熱心參與和全力支持。

現在姑舉幾個具體的事例，來加以證明。記得民國四十年前後，政府令知各大專院校為預防大陸共軍空襲，應自行選定疏遷地點設立分部。當時我與各系科主任曾同往臺北鄰近各縣市尋找可能設立分部地址，因所去之處，多屬窮鄉僻壤，交通不便，同仁中常以體力關係，中途折返。只有實秋一人與我同道下鄉十餘次，最後終於選定了苗栗縣頭份鎮的私立大成中學作為師院設立分部之處。實秋這種不辭辛勞熱心校務的精神，極為師院全體同仁所敬佩。

又如三十八年四月我初到師院服務時，為恢復學校秩序，培養優良校風，特規定住校學生每

日清晨必須參加升旗典禮，典禮後並由體育教師領導作健身運動。當時校內外常有不同意見，認為大學生不必過這種類似中學生的規律生活。因此我曾公開表示：師範教育與一般教育性質不同，教育部規定師範生應接受嚴格的身心訓練。而且「學術自由」與「生活規律」並不衝突，何況師院以培養健全的中學師資為其目標，如果學生在校時不能養成堅貞的愛國情操和良好的生活習慣，畢業後如何能作一位稱職的中學教師？所以我雖然面對若干人的批評，仍毫不介意。有一次實秋在學校週會的專題講演中，並特以其自身為例說明早起早睡與規律生活對健康的重要。而且還向同學們談到大同工廠（大同工學院前身）校長林挺生對我每日親自主持升旗典禮非常欽佩。他曾轉述林校長的話說：「劉院長是大學校長，都能以身作則，我身為工職校長，更應起而效法。」他最後勉勵全體同學，一定要遵守學校規定的教育方針與措施，總是全力支持。

師院初成立時，人員編制甚小，未設英文秘書。當時很多重要英文文件，我都請實秋代勞。為加強學生品德教育與擴大學生知識領域（即今日所謂之通識教育），我在每星期一上午所舉行的週會中，均請校外學者專家和政府首長蒞校講演，有時所預定邀請的人士因事不克來校，我總是請實秋臨時補缺。而實秋每次未經充分準備的講演，却最受學生的歡迎。

實秋對於學生，愛護備至。除文學院的學生以外，對其他學院的學生，也同樣樂予援助。例

如師大有一位理學院的助教，學業成績極為優異，已經得到了美國某大學的全份獎學金，就因欠缺簽證所需要的兩千美元的保證金而無法成行。理學院院長陳可忠先生和我對實秋談起，實秋就建議由我們三人聯名求助於胡適之先生。就憑我們這封信，胡先生慨然允諾，開了一張兩千元美金支票，交給陳院長貸予這位助教，使他達成了留美的志願。

樂於協助後進深造

實秋為人講道義，重然諾。他在師大任教期間，臺灣大學多次請他擔任專任教授，均為實秋所婉謝。以當時的情形而言，實秋實在犧牲太大。他初時住在中山北路三段德惠街，係大同公司職員宿舍，居室並不寬敞，較臺大所應允配給的溫州街教授宿舍自然差得很遠。實秋的令媛文蕪就讀臺大，體質不甚強健，他們父女每週乘人力車和腳踏車自中山北路到師大、臺大授課，上學；真是非常辛苦。

如果實秋改任臺大教授，則住、行兩方面均舒適方便得多。但實秋堅決表示，他對我曾有諾言，只要我在師大負責一天，他絕不離開師大，所以他不能接受臺大的聘書，而且以後更不在臺大兼課。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我由師大奉調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服務，他也就於當年下學期辭去在師大的行政職務。在他的年譜中，會有如下一條記載：

「民國四十六（丁酉，一九五七）、五十六歲，由師大奉調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服務。」

繼續在師大執教兼英語研究所主任及文學院院長，劉真校長卸任時力辭行政兼職。

本年出版中譯「亨利四世上篇」(明華出版社)。

實秋為表示與我「同進退」，辭去行政職務，我深感不安。我特別由臺中寫信給他，說明師大係省立大學，與我仍有密切關係，他於是決定繼續留在師大教書，一直到五十五年八月，才正式自師大退休。

凡與實秋相處較久的人，都可發現實秋在任何團體中都有一種無形的「親和力」。實秋初到師院任教時，正值壯年(四十八歲)，精神充沛，熱心校務，全校師生對他都極為尊敬。他這位久享盛名的文學家身上所散發的光與熱，使師大校園裏充滿了一片安詳和諧的氣氛，所以一班師大早期畢業的校友，都常向我表示那個時期的師大真正做到了「師生一體，全校一家。」同樣，實秋在離開師大後，回憶當年任教師大時的情況，也有類似的感受。民國六十二年他旅居美國期間，曾來一信談及此點，其中有幾句說：「可忠兄處只通過一兩次信，不知起居如何？老朋友風流雲散，想起當初師院在兄領導之下，盛況不可復得，思之愴然。」這封信的全文是：

「白如吾兄：惠書拜悉。承寄國語日報古今文選一紙，謝謝，若不是先生寄來，我大概永遠看不到。國內出版界對於作者不予重視，一向如此。選印文字事前不

徵同意，事後亦不理會。這種風氣何時方能改善，內人雪中滑倒跌傷，傷及筋骨，靜養一日又半，方得勉強行走下樓，至今仍未復原。美國醫藥進步，而服務方面極不方便。平常生病就醫，事前約期，往往要等幾天，一切藥物幾全非醫生處方不准發售。如無醫藥保險，生病費用負擔驚人。弟是此間客人，故無保險，進一次醫院即所費不貲。內人雇救護車送院，車費即百元。美國居，大不易。

可忠兄處只通過一兩次信，不知起居如何？老朋友風流雲散，想起當初師院在兄領導之下，盛況不可復得，思之愴然。此間留學生所辦之小型油印刊物，無論是左傾擁護國家者率皆膚淺幼稚，有時文理且欠通。在美國，宣傳重要，大使館文化參事不知現任何人，我們國家處境如此危急，美國方面舉足輕重，應該有人主持業務，盡力為之也。弟老矣，空言刺刺，無補時艱，慚悚而已。春寒寒，珍攝，不宣。即頌大安弟梁實秋頓首。」

六二、二、廿七

行政方面才幹卓越

我們都知道實秋是一位享譽中外的著名學者

和作家，但都很少知道他在行政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幹。例如他在擔任文學院長時，對師資的延聘，便極為嚴格。我從師院到師大，一直採取分層負責的辦法。我曾屢次對三位院長表示：絕不向各學院推薦一位教授。我並且說：「聘請教授由院長負責，停聘教授由我負責。」（使他們有聘教授的全權而不致受停聘者的糾纏）在每一學年開始前，由各學院院長把擬聘教授名單交給我，我即照單延聘。凡屬新聘的教授，我都將聘書親交各院長代為轉發，使被聘者知其係由院長所推薦，藉以增進他們之間的情感。所以當時這三個學院，從未發生人事問題。而他們三位院長也對聘請教授，採取同樣認真的態度。

實秋認為各學系一年級的「基本英文」特別重要，一定要由最好的教授擔任教學。有一年他對我說，想請他的兩位清華大學和留美的同學來校任教，我當然表示歡迎，立即繕發聘書。那知第二年暑假前，他忽然告訴我，下學年不要再續聘他們了。我問他原因何在？他說這兩位教授學問不錯，也有很久的教學經驗，可是過去一年他們教「基本英文」時，一位對批改學生作業不夠認真；一位在課堂上未能把全部精神用於教學（亂發與教學無關的議論）。實秋既已作此決定，學校自然不再續聘。實秋做事之有原則，不鄉愿，以及公爾忘私的精神，確非一般人所能做到。故在他主持文學院和英語系期間，教授的陣容最為整齊。

除教學和寫作以外，實秋大部份的時間都用於翻譯。三十多本的莎士比亞全集，便是他在師

大任教時譯完的。他對翻譯工作的認真，並不亞於教學和寫作。而且他不僅要求自己的翻譯臻於上乘，同時他如果發現別人的翻譯稍有不妥時，也樂於提出修正的建議。例如有年我送給他一本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的「溥儒日月潭教師會館碑」，不久後他便有一封信給我，要我轉請何浩天館長於再版時加以修正。這封信的原文為：

「白如吾兄：承賜溥儒日月潭教師會館碑，弟赴美舉以贈小婿邱士耀，作為一項珍貴禮物，因為他喜歡溥先生之作品。他細審之後非常喜愛，惟指出其中一點小疵，囑我轉告，此亦書示子習氣之一端也，幸勿見怪。

英文譯序第二頁有一句很不妥。原句
 • "Marter Pu said to himself that poetry is superior to Calligraphy and Calligraphy is finer than painting."
 應改為 "Marter Pu himself said that his poetry is superior to his Calligraphy and his Calligraphy is superior to his painting."
 勿上即請

大安

弟梁實秋草
 七一，七，廿

後來我問他指出英文翻譯不妥的是他本人還是他的令婿，他笑而不答。我想可能是他本人（其令婿是統計學家），因為如果由他指出翻譯錯

不執偏見能納忠言

誤，他許會使歷史博物館受到較為嚴重的批評。

實秋晚年有兩大心願：一為以中文寫「英國文學史」，前後歷時七年，始行寫完。另一為以英文寫「中國文學史」，有一天我在他的寓所閒談時，他說為準備寫「中國文學史」，正在研究中國古代的典籍，目前先開始看「左傳」。我當時曾以老朋友的關係率直的向他提出我的看法，我說中國古代的典籍浩如烟海，即以「春秋」一書而言，便有左傳、公羊、穀梁三種不同的解釋。其他很多經典，雖經歷代學者的考證訓詁，但仍有不少難以完全了解之處。以前傅孟真先生曾向我說過，「書經」一書中，他有很多地方始終看不懂。最近陳百年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本研究「孟子」的書，他也提出有許多值得「存疑」的地方。可見研究中國古代典籍之不易。所以我認為寫「中國文學史」，即使有獨特的見解，也仍會引起學術界的爭議，可以說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而我勸他先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這一方面，他是當事人和見證人，目前還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他相比，將來出版後，一定可以成爲一部權威的著作。等到「中國現代文學史」寫成後，再由近代、中古、古代一直寫上去，最後便成爲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他聽了我的這番話，認為值得考慮。他此後是否真正接受我的建議，我固不得而知；不過他向來對任何事都能不偏執己見，而肯容納朋友的忠言，那是我深深了解的。

主張「文人有行」形象

過去一般人常說：「文人無行」，認為文學家們只要文章詩詞寫得好，縱然生活浪漫行為不檢，也可以原諒，不必深責。可是實秋却始終反對這種說法。他曾經和我談到「創造社」的郁達夫，他說過去在上海和北平時（郁曾任北大講師），他與郁達夫算是相當熟的朋友。他很讚賞郁達夫所寫的舊詩，可是他對郁達夫的私生活却頗多貶詞。

實秋在他的「偏見集」一書中，特別提出「文人有行」的主張。他認為「縱酒、狎妓、不修邊幅、放蕩不羈」等以魏晉名士為標榜的浪漫行為，不僅不足取法，而且破壞了文人應有的形象。他特別指出：「做文人須先從做人起，不必先從無行做起。『文人無行』是一件急須補救的事實；『文人有行』才是文人所應有的理想。……我們批評文人的行，只能採取唯一的德行的標準。」可見他做人的態度，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這與他幼年飽讀中國古代經典，自有密切的關係。

至於實秋的「文學觀」，在民國十三年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後，才算到了「定型」的階段。他自謂「在哈佛大學選修五課，所受影響最大者為白璧德之人文主義的思想，他一生為人治學之本態度，以此為轉捩點。」（見胡百華撰「梁實秋先生簡譜初稿」）因為實秋抱着這種人文主義的思想，所以他於民國十六年在上海與胡適、徐志摩、聞一多等創辦新月書店時，便開始和以

魯迅為首的左聯作家發生論爭，次年「新月」雜誌出版，此項論爭益趨激烈。（即所謂新月派與左翼作家之文學論戰）他所著的「浪漫的與古典的」及「罵人的藝術」等書，都相繼在新月書店出版。

左翼作家信奉共產主義，主張文學應為無產階級服務，一切作品都是政治的工具。而實秋所崇尚的人文主義，則強調人性的尊嚴，作家應有創作的自由。因此從那時起，實秋便一直反對共產黨的獨裁政權。據實秋說，中共竊據大陸後，他的一些留在大陸的朋友如謝冰心等，曾屢次託人帶信給他，希望他回大陸看看，並暗示中共可能會給他最高的禮遇。

但實秋的立場堅定，絲毫不為所動。在中共文化大革命前後，江青權傾一時，有位朋友曾向實秋開玩笑說：「你是江青的老上司，如果回大陸，她一定會熱烈歡迎！」因為民國十九年，實秋任國立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當時名叫李雲鶴的江青，是圖書館中的辦事員。江青常至實秋家吃飯，有時臨走還向他借兩毛錢買巧克力糖。實秋聽了這位朋友的話以後，也同樣以開玩笑的態度回答說：「如果江青講交情，重道義，那她根本就不會成為共產黨了！」

實秋堅決反共的態度，可以說至死不變。例如他在逝世前不久，曾寄給我如下的一封信：

「白如兄：承寄方勵之書，立即展讀，有很多感觸。自大陸變色以來，除梁漱溟先生以特殊關係尚能保持一點讀書人氣

概以外，到如今只有我的老鄉方勵之才揚眉吐氣，大膽的說些真話！政客官員投機靠攏，不足深責，知識分子應該知恥。有許多受不住鬥爭的人自殺，我敬重他們。最近寫「上海生與死」的鄭念女士，寧受折不曲，我也敬重她。以物理學家而爭取民主自由的方勵之先生，我更敬重他。謝老兄給我這一本書，可是這本書使我內心激動，一夜沒睡好覺！」

弟實秋拜上

七六、九、十五

從上面這封信裏，我們不難看出實秋一生特立獨行的風格和堅定不移的志節，實在可以作為一般「讀聖賢書」的知識分子的典範！

能給別人一團高興

因為實秋在文學方面享有盛名，而且樂於助人，所以一些仰慕他的青年作家，便經常請他寫序和題字，他總是有求必應，來者不拒。記得臺中明道中學汪廣平校長創辦「明道文藝」時，要我轉請實秋接受這本雜誌編輯陳憲仁的專題訪問，實秋立即表示同意。因實秋重聽，必須借助筆談，致這次訪問費時頗久。但據說實秋並無不快表情。後來汪校長將訪問記寄請實秋核正時，實秋還對記者大加讚揚。由於實秋多年來熱心獎掖青年後進，他的身邊總有一些愛好文藝的年輕朋友。在這班青年朋友中，現在已有不少成為知名

的作家。

大家都知道，實秋是一位極有風趣的人，不僅愛交年輕朋友，而且至老猶具赤子之心。今年五月三十日是我與內子裕清結婚五十週年。那晚我們的三個兒女在國賓飯店備了一桌酒席，除我們一家老幼外，只有實秋和他的夫人韓菁清女士參加這個餐會。席間實秋對我說：他要講幾句話，我說：「請講！」於是他便以極富情感的語調說：他與我相交近四十年，無論在大陸或臺灣，都沒有比和我關係更深的的朋友。今晚僅僅邀他們夫婦兩人參加我們的金婚宴會，足見把他看成一家人，沒有見外。他講完並以乾杯表示祝賀之意。

接着他就問我的十一歲的生長在國外的孫子強民會不會說國語，我的媳婦周小莉當即回答說：強民除會說國語外，還會背唐詩。實秋就要強民背一首唐詩給他聽，強民於是馬上站起來背了孟東野的「遊子吟」，實秋聽過後，便對強民說：背唐詩和念教科書不同，背詩稱作吟詩，一定要搖頭晃腦，聲調鏗鏘，隨即為強民作了一次示範表演，舉座為之大樂。

實秋言談幽默風趣，態度從容隨和，無論在任何場合，他總是最受歡迎的人物。實秋在「談徐志摩」這本小書中，對徐志摩的為人曾有如下的描述：

「我數十年來奔走四方，遇見的人也
不算少，但是還沒見到一個人比徐志摩更
討人歡喜。討人歡喜不是一件容易事，須
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強造作出來的。必其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二二〇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人本身充實，有豐富的情感，有活潑的頭腦，有敏銳的機智，有廣泛的興趣，有洋溢的生氣，然後才能容光煥發，脚步矯健，然後才能引起別人的一團高興。志摩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是得天獨厚。」（見「談徐志摩」第廿八頁）

凡與實秋交往較久的人，一定會發現實秋的人人頗多與徐志摩相似之處。即就「能引起別人的一團高興」一點而言，他們兩位都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的。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時，我看到實秋的靈柩在淡水的北海墓園下葬，總算親自送他走完他人生最後的旅程。

自然，今後再也不會看見這位大家最敬愛的「能引起別人一團高興」的朋友。在暮色蒼茫中，我黯然的回到了將近四十年的寓所（我住進

此一寓所不久即邀實秋蒞臨餐敘。面對客廳內懸掛的實秋送給我的一條屏幅，實不勝人天永隔之慟。記得民國四十六年十月我離開師大不久，實秋特將自書所填的一闕詞裱成條幅送給我，以爲我們兩人間深厚友情的紀念。這闕詞的原文是：

「平生意氣銷磨盡，雙鬢壓清霜。誰知我者？古典頭腦，浪漫心腸。自從喪亂，幾番指點，橘綠橙黃；歸期難得，鱸鮓休想，且共傾觴。

丁酉孟冬，調寄人月圓

白如吾兄兩政 梁實秋時同客台北」

我將這闕詞反覆低吟，真是感慨萬千，「思之愴然」。（引實秋給我函中句）同時不禁更回憶起實秋過去和我把杯對酌時，他常向我說的一句話：「相期無負平生！」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於臺北